

“村BA”火爆，乡土体育如何出圈

□本报记者 颜安

前段时间，一南一北两个村庄火了。一个是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台盘村，因为举办“美丽乡村”篮球赛刷屏，被网友们称为“村BA”；另一个是河北省张家口市的玉狗梁村，一群留守老人自创乡村健身瑜伽而走红，被称为“中国瑜伽第一村”。

有人评述，“村BA”的火爆是偶然中的必然，折射出农村地区对高质量精神文化生活的强烈需求。的确，温饱解决了，腰包有闲钱了，农村群众自然更有精神追求。于是，根植乡土、底蕴深厚的乡土体育运动，便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。

山城重庆，富有特色的巴渝文化、峡江文化等同样孕育出不少充满了参与感、凝结着浓厚乡土之情的体育运动，这里有粗中有细、刚中带柔的传统武术，有龙旗漫卷、百舸争流的龙舟比赛，还有铁水金汤、浓烈狂放的舞“火龙”，极具地方特色。

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，“促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全面发展，加快建设体育强国”，为乡土体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。“村BA”式的乡土体育，在巴渝大地如何出圈？



龙舟是合川优势体育项目，曾多次在全国比赛中拿到优胜。图为二〇二一年六月十一日，比赛队伍在激烈角逐。（资料图片）
记者 郑宇 摄（视觉重庆）



8月6日，在黔江区太极镇李子村，“乡村振兴杯”篮球邀请赛现场。

李子村是市级乡村振兴示范村。去年底，该村建成了金鸡坝文体活动广场，满足村民文化体育生活需求。
特约摄影 杨敏/视觉重庆



11月4日，奉节县公平镇武术分会的队员在院坝练习夔龙术。
记者 颜安 摄/视觉重庆



9月29日，城口县修齐镇枇杷村举行农民趣味运动会。
记者 郑宇 摄/视觉重庆

11月4日清晨，周遭还是一片漆黑，偶有几声鸟叫由鸣划破空气中的宁静。被一阵急促的闹铃声吵醒后，万义辉伸了个懒腰，翻身起床。

万义辉有两个身份——工作时间，他是奉节县报国路小学的体育老师；课余时间，则是极具重庆地方特色的夔龙术的传承人。

奉节县是“全国武术之乡”，旧时为古夔州，是川东重镇，南来北往的江湖中人，在这里融合出了“夔龙术”。夔龙术有游龙之势，配以“夔龙掌”和“夔龙拳”这种刚猛的招式，气势凌厉非凡，还有“八阵碧波拳”等绵里藏针的技法，粗中有细，刚中带柔。

这一天是万义辉到乡镇传授技艺的日

在一些从业者眼里，乡土体育运动虽面临着良好的发展机遇，但仍有许多“拦路虎”。

1989年，万义辉的父亲万汉奎在奉节县城开了一家夔州武馆，“最多时会员有几百人，我们按照每人每月20元的标准收学费。”万汉奎回忆。

好景持续了10来年，搬到新城后，人们的居住分散了，工作节奏也越来越快，练的人越来越少，便是不收费，来武馆报名的人也没几个。他们把目标范围扩大到各乡镇，加起来也只有不到100人。

奉节县城越来越繁华热闹，夔州武馆却越来越不起眼。每每经过人头攒动的跆拳道馆、瑜伽馆时，万义辉心里万般不是滋味。

“为何外来的和尚好念经？”43岁的万义辉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。左思右想，得

农业机械的推广使用，城镇化进程的提速发展，农村养老保障体系的建立健全，都让农村群众的闲暇时间越来越多，让本就扎根乡土、世代传承的传统体育运动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。在跨界与融合成为发展趋势的今天，乡土体育应怎么“+”？

合川区龙舟队教练尹大伦寄望于多参加比赛，“现在龙舟已经成为了亚运会项目，这对我们是个大好消息，多打比赛多出成绩，肯定能吸引来赞助商，就能减少一点对财政的依赖。”

奉节的探索是，将夔龙术改造为课间操，让全县中小學生都参与进来，从而扩大群众基础和影响力。2016年，万义辉结合

多一个球场，少一个赌场

子。约莫一个小时车程后，他抵达了目的地，和已到达的练习者交流寒暄了几句，便摆好架势练开了——奔江式、抛袖出爪、降龙伏虎、追风三拳……一招一式，教学皆认真。

记者发现，近20人的练习队伍基本上为中老年人，他们身着白色的长褂，虽上了年纪，但精神饱满，气势很足。

“过去可不完全是这样。”“领武”的公平镇武术分会副会长毛凤鸣笑道，自己以前闲暇时喜欢打点小牌，久而久之，腰腿

酸疼，两眼昏花，寻了许多医生都效果不好。大约10多年前，她遇到了来公平镇推广和传授夔龙术的万义辉，便跟着练习直至现在，“腿脚也不疼了，眼睛也看得清楚了，爬长龙山（当地的一座高山）比小伙子还快。”

体育，一是磨练意志，二是强健筋骨。就以练武来说，每天坚持四五点早起，在晨气向东时练习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，长此以往即磨练了心志又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，按照练功人的说法便是——“气血足

了，身体自然好了”。

体育运动带来的快乐积极向上，能够感染很多人，提升群众精气神。在基层，“多一个球场，少一个赌场”的经验屡试不爽。

万盛经开区青年镇青年街社区75岁的老人吴光竺原本经营着一个茶馆，自己也喜欢打牌。他跟着别人跳健身操、慢走后，感觉神清气爽，现在健身成了主业，茶馆反倒成了副业。

“闲的时候，村民不是睡觉就是打牌。现在村里办起了运动会，大家都想上去动动身板。”涪陵区蔺市镇永安村村民李小飞说，从“赌场”走向篮球场，体育运动带来了乡风文明。

娱乐功能大于产业功能

出的结论是，文化植入+宣传营销的结果。

营销，对于万义辉这个“粗人”来说并不在行。他能想到的就是多参加比赛，扩大知名度，但囊中羞涩，“平时县里没有下拨资金，遇到有比赛临时拨一点，不多，可能还要自己贴一点。”

同样的困境，知名度较高的合川区龙舟队也深有体会。龙舟是合川优势体育项目，曾多次在全国比赛中拿到优胜。其依托的，很大程度上是广泛的群众基础。

从记事起，云门街道铁家村村民郑江铃就看着父亲去龙舟队训练、比赛，“那时候家里穷，比赛完可以得一个鸡蛋或一个面包，贴补家用。”

后来，郑江铃继承了父亲的衣钵，还成为了合川区龙舟女队队长。“我们现在每年要集训9—10个月，时间跨度为春节后到11月，这段时间基本上管不到家里。”她告诉记者，训练分为水上和器械，强度不小，但补贴只有160元/天，且没有养老、医保等。

合川区龙舟队男队队长李贵坦言，41岁的他出去找零工，收入肯定比现在高，之所以坚守了这么多年，“全凭热爱”。

但用这个待遇去招揽新鲜血液，李贵就屡屡碰壁了，“很多不错的苗子，都因为待遇问题不愿意来。”他说，自己当然也有一些出路，还是出于对龙舟的喜爱而留了下来。

区队如此，镇街队伍更是艰难。在合川，沿江镇街一般都组织了龙舟队，然而因资金问题，训练很不规范。云门街道金滩村村民刘梅是当地龙舟队的一员，但她上一次训练要追溯到两年前，“船也没得，补贴又少，都是拖家带口的人，谁愿意去嘛？”或许是看出了记者的吃惊，她补充解释道。将体育产业作为转型支柱产业产业的万盛经开区，面对资金问题同样犯难。“这么多设施都坏了，修也没人修，换也没钱换，哪个锻炼嘛！”10月26日，记者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采访时，正巧看到一位来健身的村民，他有些不满。

对此，万盛经开区体育发展中心群众体育部部长石福磊心里苦涩，“群众锻炼的需求越来越大，坏掉的设施越来越多，但每年的财政资金只够维修一两个镇街的设施，只能轮着来。”

乡土体育应怎么“+”？

学生身体特点，精心编排了中、小学夔龙术操各一套，并于2017年秋季在部分中小学进行试点，达到强身健体、传承、弘扬武术文化的目的，“做大蛋糕，才能分好蛋糕，这样也可以解决后继无人的问题。”谈及这个做法，他如是表示。

铜梁把龙舞演艺、龙灯彩扎与村民的务工就业紧紧结合起来。首先是演艺产业，政府制定统一的行业标准，兴起了35支民间龙舞艺术表演团队，龙舞演艺每年能为铜梁

区带来6千万元到8千万元的收入，平时务农、闲时当演员的农民已超过2000名。其次是龙灯彩扎产业，该区先后建成6个铜梁龙灯彩扎基地、1个龙灯彩扎扶贫车间及1个龙灯彩扎厂，促进彩扎产业的规模化和专业化发展，不少村民成了手艺人。

“赛事试水—顶层设计—筑巢引凤—产业带动。”石福磊对记者谈起了自己的看法，“大型体育赛事对城市的宣传效益，很难用具体数字来衡量。”

记者手记>>>

乡村全面振兴，体育不能缺位

曾几何时，在人们的观念里，体育运动与农民似乎很难联系到一起，与乡村振兴更是“八竿子打不着”。

这种观点是片面的、肤浅的。体育运动是指有计划的科学的运动，可以增强体质、娱乐身心，农民下地干活，则是一种体力劳动，是机械、重复和单调的。

通过这次采访，记者切身感受到，随着农村经济发展，农民体育健身需求越来越迫切，但由于体育健身设施的滞后，无法满足一些地区农民健身活动的需要。比如说，在万盛经开区青年镇，全民健身中心建

成之前，当地人苦于没有健身场地，他们跑步只能围着镇政府跑圈。

同样在万盛经开区，曾经的国家级贫困村村关坝镇凉风村，因地制宜打造国际钓鱼基地，实现了整村稳定脱贫，被授予“国家运动休闲特色小镇”，村民人均收入从6200元提高到10980元。

由此可见，体育不仅能为人们带来精神面貌、身体素质等方面的提升，也能带来经济效益。植根于乡土的体育运动虽然谈不上有多专业，但充满了烟火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，更容易被村民所喜爱。它可

以让农民在农忙时得到放松，在农闲时保持运动，增强体质。此外，在文娱活动相对贫乏的乡村，体育健身能够愉悦身心，提高村民们的生活质量。

因此，在乡村全面振兴的过程中，绝不能忽略了文化体育的同步发展。有关部门应设法在农村适配体育场馆和健身设施，帮助地方挖掘传统的、本土的文化遗存，努力搭建好乡村之间相互交流的平台，打造有地域特色的全民健身项目，在推动乡村产业振兴的同时，推动体育振兴和文化振兴。



第二届重庆铜梁中华龙灯艺术节上，由农民表演的火龙表演热烈激情。（资料图片）
记者 罗斌 摄/视觉重庆